

六、藝居金山，成就登峰

李再鈞在1956年結婚成家，早年生活一直不安定。1958年進入手工業推廣中心時，大兒子李林誕生了，接下來的十年間，次子李季、女兒李桑陸續報到，生活壓力日漸加重，十年來一共搬了十次家，工作、家庭、理想……都必須照顧到，一直忙碌奔波到四十歲以後，工作打拼到一個基礎了，才漸漸安定下來。

本來在信義路買了房子，後來都市計畫被政府徵收了院子，只好遷居到竹圍；竹圍在臺北市北區外緣，空間比較寬大，有較多活動和創作空間。當時他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工作室，原本以為終於有了自己的空間可以好好發揮，但是住家周圍沒有圍牆十分空曠，有一次李再鈞出國，家裡只有太太帶孩子在家，半夜三更遭小偷潛入，偷兒翻箱倒櫃還在廚房大吃烤麵包十分囂張，放肆如入無人之境，李再鈞考慮家人安全問題，讓太太和孩子又搬回人口稠密的臺北，而他一個人搬到金山山上一個安靜寬廣的社區獨住。他想要隱居了，專心投入寫書和創作，在山上與大自然接觸，他希望對於創作有更寬闊的空間，在思想上更無拘無束可以徜徉。



【右頁圖】

李再鈞 翼

2014 鐵板噴漆

92×107×70cm

2018年春，九十一歲的李再鈞神采奕奕地解說其創作理念。（王庭玫攝）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與山嵐海潮共體脈動

李再鈞在金山的房子是一棟獨立的二層樓建築，前後有一大片草坪，陽光穿越敞亮的大排玻璃窗，灑落在窗檯上的三彩仕女和一尊佛頭雕像上，窗外有各種茶花、梅花、櫻花……花樹扶疏、綠影濃濃。住家草坪連接社區整片公共草坪一望無際，方圓公里之內，錯落分布著李再鈞的大型、中型、小型雕塑，使整個社區充滿藝術氣氛，讓居民人人分

李再鈞 五方柱 2011
不鏽鋼 200.5×28×28cm





[本頁二圖]

李再鈞 60度平衡 2008

不鏽鋼 300×348×300cm



[右頁圖]

李再鈞 雨露 2007
不鏽鋼烤漆
450×90×180cm
(藝術家出版社攝)



李再鈞 碟對碟 2015
不鏽鋼 90×60×60cm
(藝術家出版社攝)





享。社區中住著李再鈞另一位好友，就是著名藝術家朱為白，兩人比鄰而居，各自擁有一方藝術世界好不快活；再翻過另一個山頭，有雕塑家王秀杞住在陽明山，也是這一區的另一個藝術基地。

李再鈞所居住的山上社區，安靜寬敞，抬頭仰望大屯山脈雲山霧照，山嵐霞彩氣象萬千，俯視金山海邊碧波萬頃，心胸開朗。常常在黎明破曉前，李再鈞摸黑一個人開車從山上駛到海邊，赤足在海邊漫步，迎接朝陽旭日東昇，李再鈞熱愛看到太陽緩緩從海中升起，他形容那種喜悅奇妙，幾乎是

他對生命的加值能源，直到萬丈金光天大亮，吃完早餐再回山上看書、畫畫、構思新作品、寫文章……，有時傍晚興起，邀約三五好友開車下山，到海邊目送落日，並找個好館子大夥兒聚餐；有時他從清晨就留在海邊畫畫、寫詩、喝咖啡一整天；還有時去工廠做作品、安排公共藝術

【左頁二圖】

李再鈞 品 2007 不鏽鋼
400×400×450cm (藝術家
出版社攝)



李再鈞的速寫作品，紀錄在海邊看到的釣客。(翻拍自《即興八九》)

李再鈞經常於清晨到住家附近的金山海邊觀賞日出、散步並做速寫。





製作或展覽事務；有時學生來訪，在草坪上師生漫步賞花談藝，生活安排得充實而逍遙。李再鈐人在深山住，客尋千里來，生活是清靜又不孤寂的。

李再鈐在屋前築構了一排玻璃花房，裡面放置了植物和雕塑，他最喜歡在花房藤椅上閱讀思考用餐。繞過花房是溫泉浴室，雖是室內，卻可邊泡溫泉、邊看星星月亮，生活中有勤奮也有放鬆，這大概也是李再鈐的養生之道吧！李再鈐喜歡植物，花了很多時間自己接枝、培育新品種的茶花、實驗植物生長繁殖的品項變化，他認為自己園藝方面不太成功，但朋友都認為美極清雅。李再鈐一定喜歡植物，不然三個孩子怎會用「林、季、桑」作命名呢？朋友問他：這麼好的地方怎麼不養隻狗呢？李





[左頁上圖]

持續創作不輟的李再鈞，至今仍會到工廠親自操刀作品細節。

[左頁下圖]

布置著植物、作品與收藏的玻璃花房，是李再鈞最喜歡的家中一隅。（洪婉馨攝）

[左圖]

李再鈞 溫泉 2001 鋁板
110×30cm

[右圖]

李再鈞 煙 2016 不鏽鋼
46.5×40×23cm



李再鈞家中可仰望星空的溫泉浴室，左為作品〈背叛〉。
（王庭玫攝）



喜愛植物的李再鈞，速寫自己親手栽植的花草。
(翻攝自《即興八九》)

【左上圖】

李再鈞 蟲 2003 鐵 120×30×30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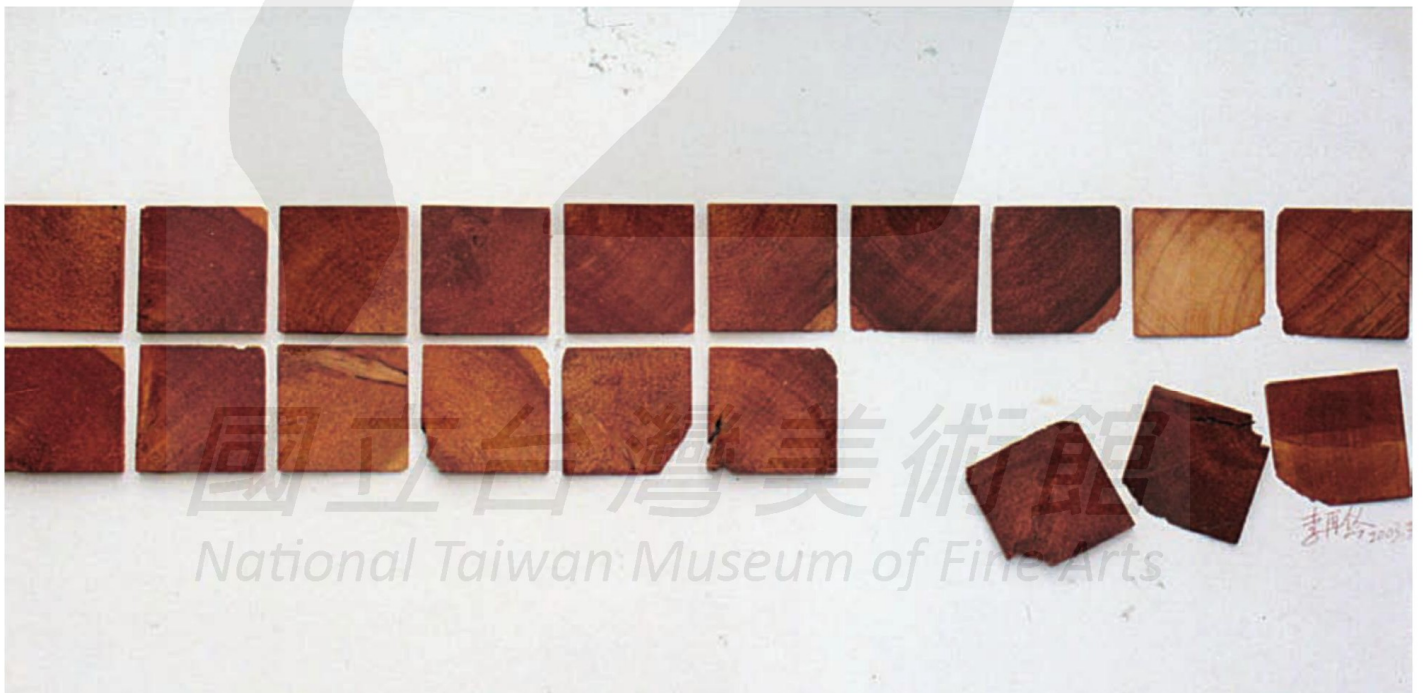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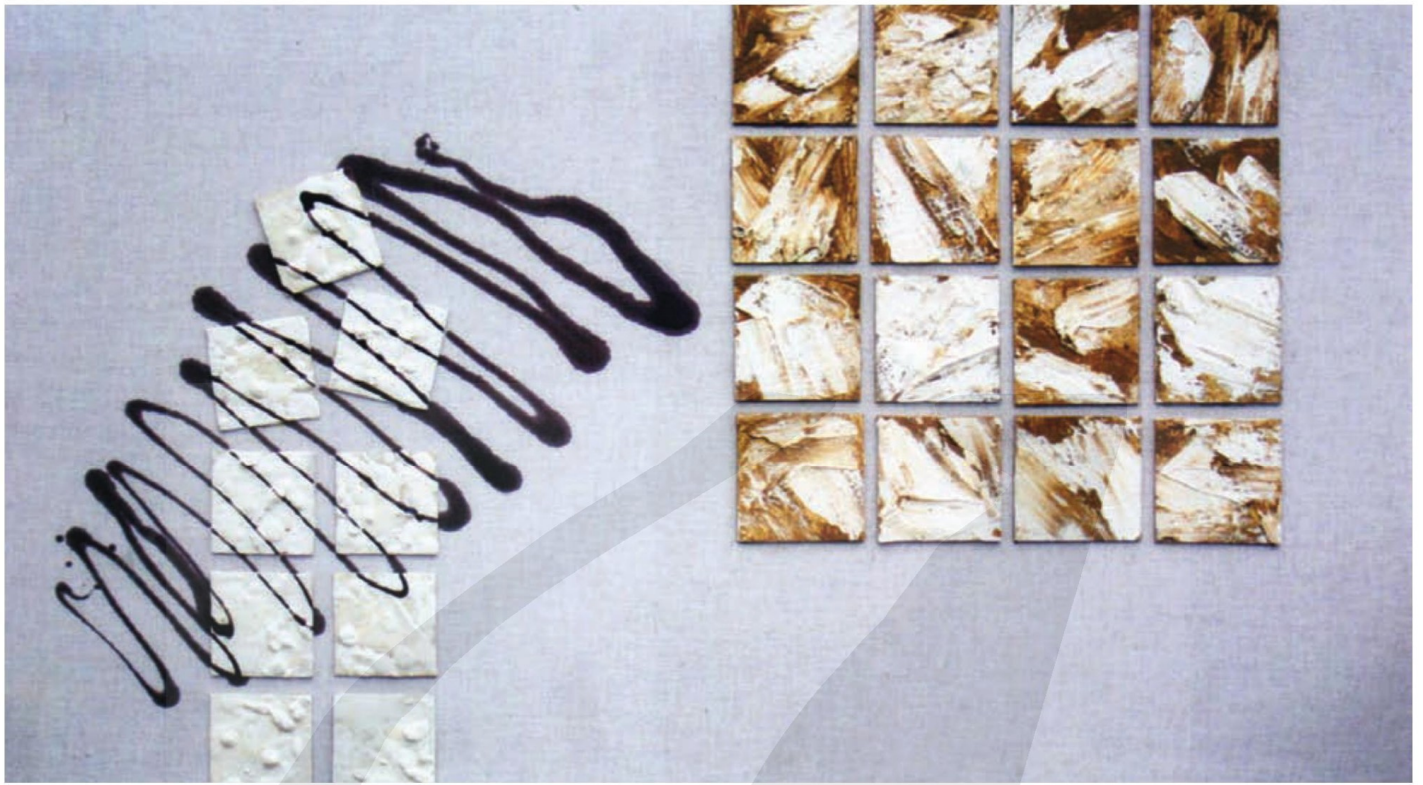
【左下圖】

李再鈞 荒原 2002 木、麻繩 30×72×4cm



再鈞說禁不起再傷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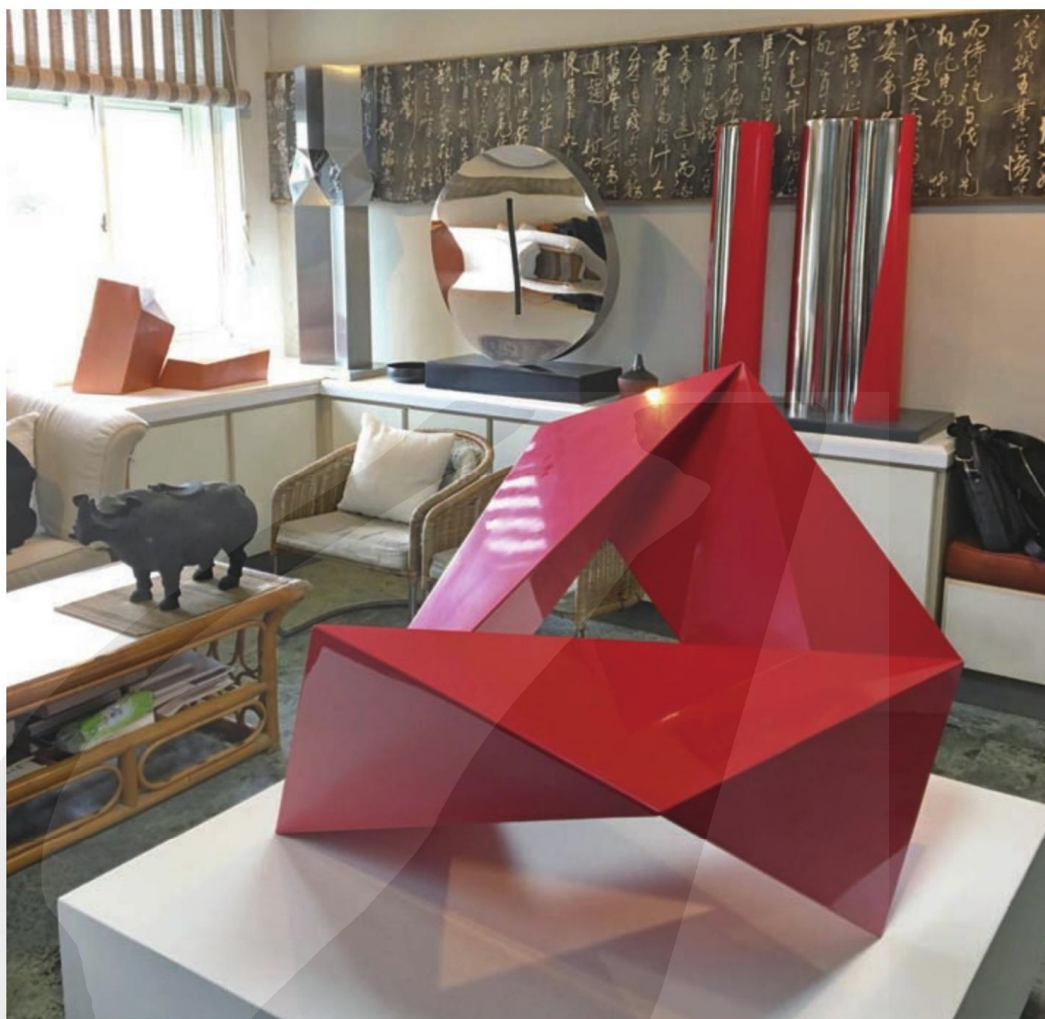
房子周圍的草坪定期找人整理，建築也花了相當心思去布置修繕，乾淨雅緻又敞亮，他對生活環境的美感非常用心，真看不出是一位九十一歲獨居長者的家！唯獨他對飲食不講究，一個饅頭也可以度一餐，他可以在視覺上奢華，也可以在物質上簡約，簞食瓢飲樂在其



〔上圖〕
李再鈞 巧克力與奶油 2003
木片、樹脂 90×150cm

〔下圖〕
李再鈞 失修 2003
木片、畫布 50×110cm

中。新訪客初次光臨李再鈞的家，其實不必問門牌號碼，只要尋著社區內的戶外雕塑，一件一件走過草坪逐一觀看，直到最精彩最美的那一宅邸就是李再鈞的家了。這棟小洋房已經有了私人美術館的氣勢，傲然獨立在群山峰巒中面對著無言的天地，散發出人文風采晶瑩的光輝。



李再鈞用心經營家中環境，屋裡隨處可見歷年的創作結晶。（洪婉馨攝）



李再鈞的雕塑作品，是社區裡的藝術亮點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攝）

關懷寬廣、傳承啟發

在金山住處並沒有焊接鋸切的雕塑工作環境，李再鈞在家中工作室只有製作小模型、寫書法、繪畫、畫設計圖的空間；他平常看書、寫稿、寫詩、思考，在室內室外都展示自己的作品，觀看作品與環境互動，觀看作品與四季晝夜光線和大自然的互動，也觀看周圍鄰居和訪客與作品的互動，就這樣鄰居也樂於看到環境中有雕塑之美，整個社區看起來就像一座雕塑公園。



李再鈞常在家中工作室製作作品的小模型。

【下左圖】

李再鈞的書房一景，水墨畫作是其近作。（王庭玫攝，2018）

【下右圖】

李再鈞贈字給老友花蓮雕塑家詹文魁（右）。





〔上圖〕李再鈐 戒 2007 鐵 300×60×300cm

〔下圖〕李再鈐 金鋼圈 2008 鋼鐵 高93cm

李再鈐並沒有在大學教雕塑，但曾在文化大學及銘傳大學教授設計課程。他觀察到臺灣的大專院校美術系中，願意學雕塑的年輕人愈來愈少了，為什麼？雕塑是辛苦的，場地、材料、工具、體力……都有一定的要求，現在科技影像、多媒體、電腦方面的學生卻是逐年增加，實質材料和生活經驗結合的雕塑，往往令年輕人卻步，虛擬世界卻引人入勝，例如：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有絕佳的雕塑教室和廠房，卻苦



〔上圖〕
李再鈐 跳石子 2008
不鏽鋼烤漆

〔下圖〕
李再鈐 跳石 2002
保麗龍、沙、木板
90×240cm

於招不到學生，目前只有位於新北市的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雕塑系正常招生教學。現在的年輕人成長過程中，與材質接觸的經驗很少，生活體驗不足，然而生活中很多智慧是書本中沒有教的。1968年文化大學家政系陶太庚系主任，曾經聘請李再鈐教授家庭工藝與室內設計課程，後來要提教授升等時，當時教育部要求論文著作，不允許以創作個展送審，李



[左圖]
李再鈐 聚 2007 不鏽鋼
450×200×210cm



[右圖]
李再鈐 卸下 2009 鐵
94×36×22cm

再鈐覺得不合理，拒絕提升等，也就不教了。

他除了做設計、教書、創作之外，之前經濟部常委託李再鈐在世界各國大型博覽會為臺灣館設計展場，當時臺灣正值經濟起飛，經濟部不斷推出新產品到世界市場，臺灣賺了許多錢也極需人才，但那時候李再鈐因為早年學潮，仍然受警備總部限制出國，往往需要經濟部再出公文向警總擔保，才允許放行。有一次，李再鈐被經濟部派去日本研習，同行有八位設計師，其他七位都上飛機了，只有李再鈐被限制出境，後來雖也放行了但受盡了折騰。

李再鈐九十一高齡獨自生活，他在〈雕塑老人言〉文章中說：「人老了，自然被列名臺灣前輩雕塑家，無可敬，只是仍能兢兢於本業、

雕塑老人言

八九高齡，我早已是爺級的老藝匠、老雕塑工作者。

人老了，自然被列名台灣前輩雕塑家，無可敬，只是仍能兢兢於本業，孜孜於創作，堪可自慰而已。

妻兒老小都稱我老師傅、老螞蟻，一個勤奮的老匠人。

我不擅於自我顯露，却也不蓄意隱匿。玩展覽，像賭博，常輸不贏，造癮，無悔！作品，我著重質樸真實，不刻意求工，不墨守成規，不拘泥風格，不局限題材，一切隨興，順於自然。

「自然」，從原始生命的胚胎，到宇宙萬物的構成過程規律和組合秩序，都在「幾何原本」中窺見其存在，絕對的真與美，絕對的自然。

也在「形與數」的關係中，體認到幾何造形的和諧、穩定、純粹，和數學美學的精準、確切、明淨，無須辯證、喧嚷，這是創作理念的個人選擇，贊不？欣賞不？聽憑尊便。

創作與觀賞均屬自由，自古皆然，正是藝術最珍貴和最崇高之處，無可置疑。拙作中，看似理性超越感性，我要說：你可以將感情注滿在你的作品中，而我為何不可以將感情抽離作品，抽得一乾二淨，感情多寡，無關宏旨，只是單純的造形邏輯，真與美的不同認知與抱持。

現代藝術，無分東方與西方，過去與現在，沒有新舊的區別，也沒有時空的隔閡。上世紀新興的抽象藝術和最低限主義藝術，無形無象，極簡的造形風格，恰似釋道的「空」與「無」。

而「低限」、「無限」迄今無解的數學難題，也與宗教、哲學和美學糾纏不清。主體造形藝術輒一角，仍難以視覺效能釐定，只是藝術家也有發言的機會和自我表達的權利。

而我較肯定是近代工業資訊和數位科技，也將涉足藝術圈，發揮特長，有助於現代藝術展現更多新風貌，不是壞事。

信不？等之瞧！
再鈐謹識并書
二〇一六、六、十二。

孜孜於創作……，妻兒老小都稱我老師傅、老螞蟻，一個勤奮的老匠人，……」。

他不倚老賣老，永遠勤奮自立，不怕辛苦，活著一天就有理想進步充實，這種珍惜時光、認真生活的態度，就是《易經》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的寫照，充滿正面能量。

2016年，臺灣創價學會為李再鈐辦了西海岸四地聯合個展之後，又辦了東海岸臺東、花蓮、羅東三地的巡迴個人展覽，全臺灣沿海岸繞了

2016年，李再鈐寫下的〈雕塑老人言〉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

【向歲月致敬——〈人生的鋼鐵墊板——久拾懷往〉】

2017年，九十歲仍創作不輟的李再鈞應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邀請，至苗栗參加第5屆「東和鋼鐵國際藝術家駐廠創作計畫」，以廢鋼材料創作出一系列立體作品。

其中作品〈人生的鋼鐵墊板——久拾懷往〉，為李再鈞回顧其九十載光陰的視覺化呈現，他將具代表意義的不同物件排列置放在鋼板上，呈現其生命不同階段的心境風景，十年一板，九件一組，透過創作與回憶對話，銘刻一生至今的歲月點滴。





李再鈐 人生的鋼鐵墊板——
久拾懷往 2017 鋼板、複合媒材
45×45×3.5cm (九件一組)



（上圖）2015年，李再鈞（中）於創價學會展覽前，與長子李林（左）、長孫李朋（右）祖孫三代攜手合作協力打包作品。

（下左圖）夫人李蕙蘋（前排白髮女士），於2016年李再鈞在創價臺北藝文中心個展開幕時，與所屬合唱團表演助興。

（下右圖）小提琴演奏家李季（李再鈞次子），於2016年李再鈞在創價臺北藝文中心個展開幕時為父親演奏。



李再鈞與長子李林。
(王庭玫攝，2018)

一圈，要向一生投入雕塑藝術的李再鈞致敬。而之後他仍沒有退休，沒讓自己有退步的可能，九十歲高齡仍然持續創作。2017年，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邀請李再鈞駐廠創作，他起初考慮到年齡、體力承受問題，但他看到藝術基地中堆積如山的廢鐵、井然有序的H形鋼倉儲和巨量出貨，以及完整的機械設備時，內心激動令創作力大爆發，毅然接受邀請。

全程駐村共計四十五天，除例假日外，李再鈞全心投入，長子李林隨同照料。鋼鐵藝術的創作沉重辛苦，他們在烈日下爬廢鐵山，挖掘奇譎怪異、造型韻味天成的廢鐵，父子二人揮汗如雨但樂在其中，沉浸在努力投入創作的氛圍。那段駐廠時間，李再鈞完成了大小四十件雕塑作品，像是暢快享用了一席奢華無比的鋼鐵盛宴，父子二人親情與心志能藉藝術共通共鳴，真的是一個人倫更高層次的幸福。

李再鈞走出一條自己的雕塑之路，他有感於臺灣雕塑人口的稀少和民眾的不了解，早在1960年代他就有心推廣。臺灣一直受日本影響，雕塑多以人物具象為主。因為雕塑技術門檻高、工作辛苦，人才養成不



易，當時臺灣藝術界也不了解，因為不夠懂就越加忽視，甚至推行十多屆的「北市美展」不知何故，也取消了雕塑競獎，把雕塑項目整個刪除了，這使少數作雕塑的年輕藝術家更缺少表現的舞臺了。

直到1970年代，李再鈐、楊英風、陳庭詩、朱銘、邱煥堂、郭清治等人組成「五行雕塑小集」，推廣現代雕塑造型新觀念，李再鈐回憶道：某日楊英風打電話來約他喝咖啡，他一去看大夥都在場，聊著聊著楊英風提議組個雕塑團體，「五行雕塑小集」就這樣誕生了。「五行雕塑」之名，採取陰陽五行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」宇宙生命五元素，五行之中不分高低，獨立又相連；另一方面，雕塑的材質與精神意念，又比其他藝術更接近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這個團體形式規章，不標榜風格思想，就是以推動和闡揚現代雕塑之美為目的。

1975年，「五行雕塑小集」的第一屆展出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，給予社會相當震撼，衝破人們對傳統封閉式雕像的陳腐觀念，使臺

[左頁上圖]

1986年，李再鈐（左2）於雄獅畫廊舉行第二次雕塑個展，當時臺北市市長許水德（左3）到場參觀，李賢文（左4）陪同講解，左一為李再鈐夫人。

[左頁下圖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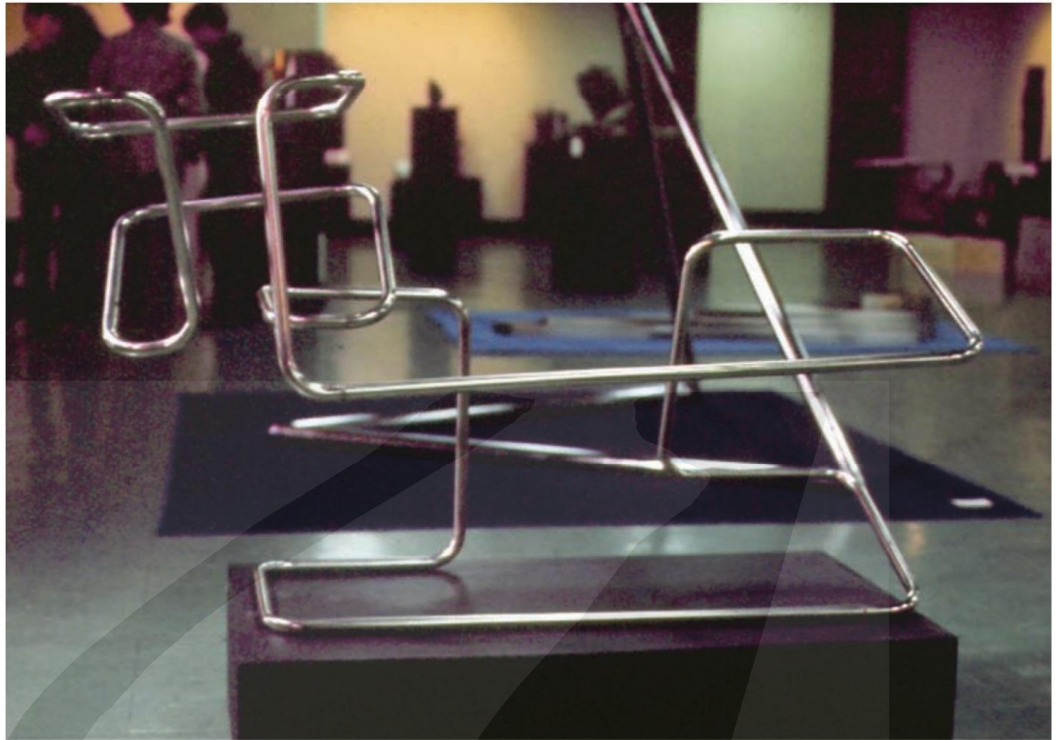
2004年，李再鈐於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行「幾何·抽象·詩情」聯展時致詞情形。



1986年五行雕塑小集展覽時的展覽圖冊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攝）

[左圖]

李再鈐 重疊的背脊 1975 塑膠管貼相紙 120×60×60cm



李再鈞 直角變化 1975
不鏽鋼管 100×150×60cm



2000年前後，李再鈞在金山雕塑工作室與學員講解造形要義時留影。

灣雕塑展開了新的一頁。「五行雕塑小集」到全省巡迴展出，更與國外交流，對臺灣現代雕塑有拓荒的貢獻。李再鈞以寬廣之心關懷臺灣文化藝術，真正傳承、啟發了後輩往前努力的方向。

李再鈞也有個別跟他學習的學生，他不限制學生，只教給觀念和鼓

勵，凡是上山拜訪求教的都熱心指導。他也熱心參與金山地方文化改造活動，社區教室每次有舉辦雕塑體驗或正式課程，他一定撥出時間參與，甚至國中、高中生安排校外教學拜訪請益，他也歡迎跟年輕孩子聊天，分享美感經驗、建立欣賞藝術的觀念。李再鈞的客廳中放置了一個古怪的人像雕塑，是他的學生金宜鈞雕的〈老師頭像〉，李再鈞說這是一個有才華又用功的學生，作品氣質總是那麼憂鬱頹廢。李再鈞鼓勵學生找到自己的風格，從不干預，學生要從跟老師的互動主動去追求體會，最好的老師應不控制學生，最好的學生也不依賴老師，而他口中最「好」的學生，竟然是跟老師「很不一樣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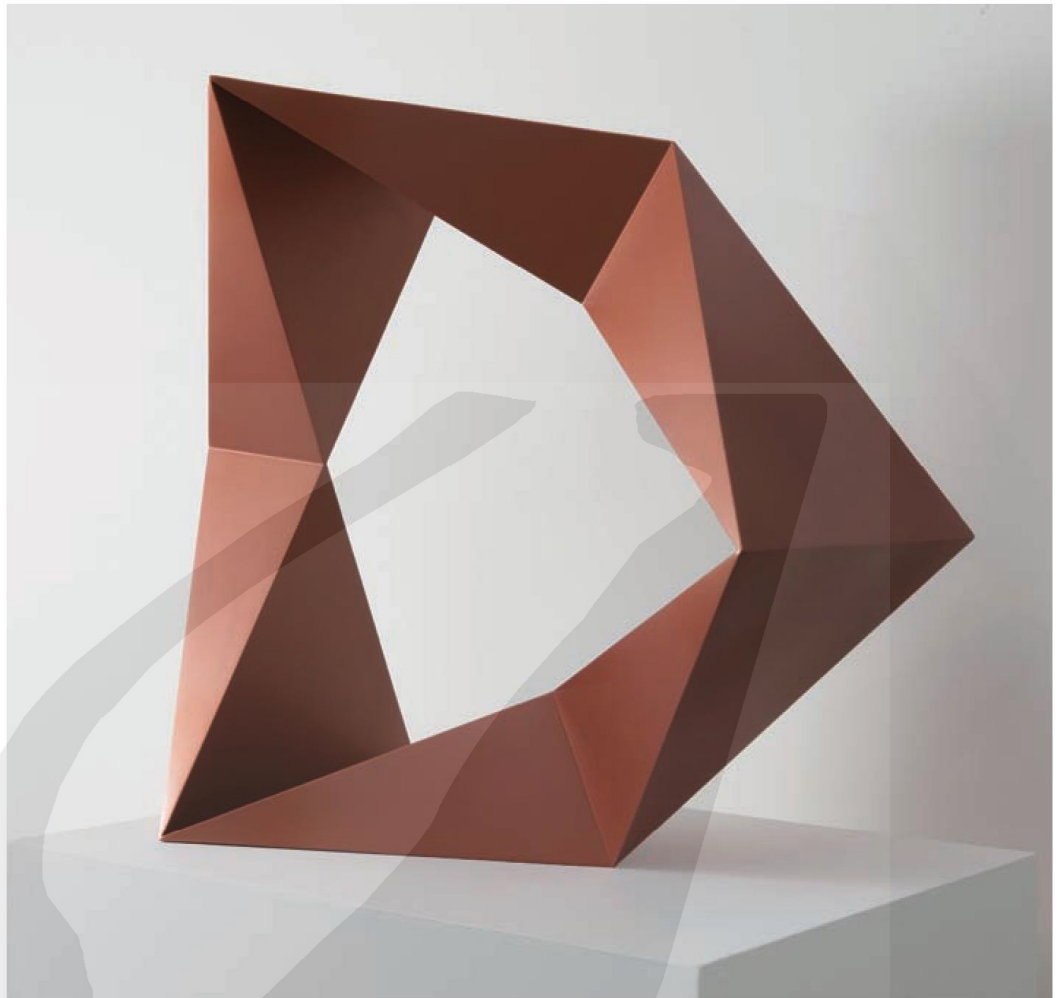
李再鈞的大兒子李林作設計、也做雕塑，做父親的對他完全隨興發展；次子李季是小提琴家留學巴黎，女兒李桑是手工書的藝術家，孫子孫女都學藝術，做的是多媒體方面的創作。李再鈞認為從事藝術，必須以遊戲玩一玩之心去進入，不能有目的性，也不必有功利性，先能夠享受遊戲的過程，再演變成享受工作過程，多年累積之後，才談得上有一點點成就。

問到李再鈞這九十歲以來，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是什麼？他毫不猶豫說是創作作品的過程，和作品完成時一霎那的感覺，他說作品都是為自己做的，雖然日後被放在任何場所，但那都不重要了。他目前手中仍在製作的是臺南市美術館的大型雕塑，前幾日公共藝術評審團的幾位



學生金宜鈞所雕塑的李再鈞老師頭像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攝，2018）

李再鈞 非存在的存在空間
2016 鐵板烤漆
100.5×114×52.2cm



李再鈞 大氣塵 2014
木浮雕 19×130×249.3cm





[本頁二圖]

李再鈞 浮 2016 不鏽鋼
尺寸依場地而定



【右頁上圖】

李再鈞（左）於金山自家庭院草坪排列作品準備拍照，女兒李桑（右）及女婿廖宏周協助擺放。

【右頁下圖】

李再鈞 吻 2016 不鏽鋼
70×29×19.5cm

2013年，李再鈞與家人合影。
後排左起：女兒李桑、女婿廖弘周、次子李季、次媳許美雪、長媳陳蕙翠、長子李林、長孫李朋、長孫媳王婷瑩，前排左起：李再鈞、夫人李蕙蘋、孫女李亞。

成員來作第一期勘驗，要視察作品進度，李再鈞說：「臺南沒有我的作品，但我也未必希望要放在哪裡，我不是為任何地方做作品的，我為我自己做的，首先最困難的是讓我自己滿意。」他認為自己不是多產量的藝術家，「我的作品很少，真的不多」，但是每一件都令人矚目。

兩年前大陸蘭州有一個藝術計畫，在沿著黃河兩岸的40公里範圍，建一個雕塑公園，來函邀請李再鈞提出一件作品，但是近半年來忽然沒有下文了，一切邀請計畫沒有進展、斷了音訊，李再鈞笑談此事，包容一切不強求。他說最想做而且想了很久的心願是寫一本《中國雕塑史》，在雕塑的論壇上表達中國人的發言權和脈絡觀點，現在已經寫了一半了，人們要拭目以待。

綜觀李再鈞的創作歷程，都是順應環境不刻意強求，他在職場上學習、在工作上自我充實，在街市塵囂中俯拾靈感及資源。他從生活中尋找美感樂趣和創意亮點，看似隨和但自我獨立堅定，有所堅持卻又寬厚圓融。當年的退學和窮困沒有難倒他，後來在設計界業務富足亨通，





也沒有改變他追求藝術之志向；他創作絕對理性，文字書寫感性細膩；他不斷想回大陸，卻把生命最精華的歲月，深深扎根耕耘，貢獻在臺灣山海之間的土壤中。

低限無限，體證人生哲理

九十一歲的李再鈞，在金山山上住了三十一年，這裡海拔300公尺、北海岸波濤拍岸，山海環抱著他，他自己買菜、做飯、洗碗、洗衣、創作畫畫，獨立生活不依賴晚輩，兒媳住在三芝，週末來探訪老爸；太太喜歡熱鬧，住臺北與朋友交流互動很方便，師母說：「我們不一樣，他喜歡山，山上沒有圍牆，整個他看得到的大天大山都是他的家……，我喜歡人，我看得到的熱鬧熙攘人群都是我的家人。」一家人不住一起，各自擁有一方天地，遙遙相互關心，獨立又不互相干涉。遇到李



李再鈞 空即是色 2017
鐵 230×80×80cm
(2017年東和鋼鐵駐廠作品)



[右頁上左圖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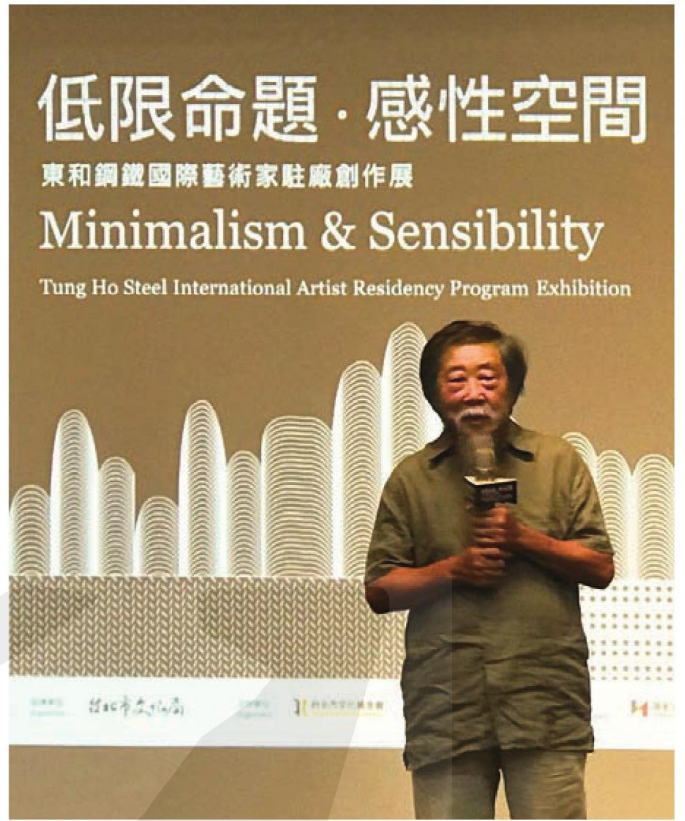
李再鈞 空格三角柱組
2017 鐵
245×52×52cm、
245×73×73cm、
245×64×64cm
(三件一組，2017年東和
鋼鐵駐廠作品)

[右頁上右圖]

2018年8月，李再鈞於臺北當代藝術館「低限命題·感性空間」東和鋼鐵國際藝術家駐廠創作展開幕時致詞。(王庭玫攝)

[右頁下圖]

李再鈞 願為連理樹
2017 鐵 尺寸未詳
(2017年東和鋼鐵駐廠作品)





李再鈞 一對 2016 不鏽鋼
70×150×30cm



李再鈞 大山 2016 木材
52.3×44×26cm



李再鈐 鐵金剛 2016 鐵
92.8×81×33cm

再鈐要出他的八十文鈔《鐵屑塵土雕塑談》時，一家人凝聚熱情大力支持，女兒幫忙打字，兒子、孫女協助美編，學生校對，友人寫序；詩集《“你的雕塑”我的詩》，也是孫女把他的手稿一一整理付印，祖孫玩起寫字遊戲。低限人生，無限溫馨；低限生活，無限創意，是否這也是李再鈐「低限的無限」的實踐？是否也是雕塑家背後真正的人生哲理體會呢？

其實藝術是沒有得失、沒有政治立場算計的，也只有偉大的文化內涵才能夠收服藝術家的心。「我是無所謂的」，「我是不在乎的」李再鈐笑容瀟灑什麼都不怕。九十歲後仍一人獨居在金山天籟峰上，黑夜中、大霧裡，他熟練山路獨自開車心不驚，山居遇風狂雨驟，他安然泡著溫泉無憂無慮，他一個人在寒露破曉時分赤足漫步海灘迎旭日、觀山嵐、看潮汐。他歷經動盪的大時代風風雨雨，人生的大風大浪都走過來了，談笑帶過，人生一如拈花，依然含笑無畏，這也是因為低限，所以無限的最好詮釋。